

大一統的史诗
三国新解

木昱 著

大一統的史诗
三國新解

木星 著

河南文藝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一统的史诗：三国新解/木昱著. —郑州：河南文艺出版社，2019.6

ISBN 978-7-5559-0839-5

I. ①大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《三国演义》研究
IV. ①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96840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
邮政编码 450018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625
字 数 140 000
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序

陈离

日光昭朗，无甚新事；长烛夜下，尽皆老谈。

木旻先生执教庠序，钟好雅文，矢志于艺。先生常感时文单调，气象微眇，遂奋而著作，涤驱尘藻，以慰其心也。

从文以来，先生独居陋室，掌高阳明月，昼夜不息，终成新作。其文也，以汉末乱史为题，擒演义旧事作络，诠中西佳著，变古今疏义，溯英雄文史，识见高阔，痴心醇良，实不负清风明月也。

陈寿之三国，乱世纷争前朝旧史，述已往之迹；贯中之三国，豪侠肝胆金戈故事，总分合无常；先生之三国，非为古人作史，不述忠义教化，凭他千秋往复，唯颂文章盛事也！

丁酉年初冬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

目录

序 / 陈离 / 1

第一辑

史诗 / 3

临江仙 / 20

大一统 / 49

第二辑

铜雀 / 81

分香 / 84

曹丕 / 87

七步 / 90

卧龙 / 94

大梦 / 97

东风 / 100

八卦 / 103

诫子 / 106

曹营 / 109

汉贼 / 112

知音 / 116

檄文 / 119

兄弟 / 122

鹦鹉 / 125

鸡肋 / 128

马谡 / 131

空城 / 133

反骨 / 135

单骑 / 138

穷途 / 141

良医 / 144

燕赵 / 147

求田 / 150

私门 / 154

貌相 / 156

阿蒙 / 159

忍辱 / 161

第三辑

我负天下 / 167

观沧海 / 183



第一辑

史诗

1

四大古典名著，皆我所爱，但最爱《三国演义》(以下简称《三国》)。它最接近史诗，宏阔、壮丽。

《水浒传》，侠士传。《西游记》，魔幻经典。《红楼梦》，家族爱情小说。

木心将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并称为四大小说，何以把《三国》撇在一边？

我分析，《三国》的艺术性最差。《三国》当然具有艺术性，但更像“历史故事”，类似传统的“演义”。我从小就看《隋唐演义》，隋唐十八条好汉的排名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就叙事的结构技巧、文字的活泼和生动性来说，不如《水浒传》(前七十回)。

就想象力而言，不如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是中国文学的异类，无可替代。

就文字、思想的细腻，写法的“现代性”来说，不如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。后者描画芸芸众生，最高明。

《三国》，不写家庭生活。连个景色描写都没有，的确不够诗意。帕斯捷尔纳克《日瓦戈医生》，是真正的诗人写小说。引两句：

“冬至过后，它的窗户充满宽阔的蓝色天空，浩瀚如同涨溢的河水。”

“碎了的云彩就挂在树梢，群树全都偏向同一方向，看起来如同正在打扫天空的扫把。”

这种句子，罗贯中写得出吗？

由此可见，《三国》的改编空间很大——可改编为诗体史诗，也可“故事新编”。既然罗贯中没有严格遵从史实，我们也大可不必。

所谓“改编”，是指改编为更伟大的文学。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太完美，无法改编。

金庸承续的是《水浒传》的传统，太通俗。张爱玲受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的影响，太琐碎。

2

史诗，往往与神话纠缠在一起。史诗中的战争，分三类。

诸神之战。如冰岛史诗《埃达》、德国史诗《尼龙伯人之歌》。《尼》脱胎自《埃达》。瓦格纳又将《尼》改编为波澜壮阔的乐剧《尼龙伯根的指环》。经典电影《指环王》（共三部，前传《霍

比特人》也是三部)中的侏儒、精灵、戒指等，皆源自北欧神话。卡莱尔将北欧神话的主神奥丁尊奉为“神明英雄”，与“诗人英雄”但丁、莎士比亚，“帝王英雄”克伦威尔、拿破仑并列。

神、人共与的战争。如荷马史诗，战争本因天神而起。三女神——赫拉、雅典娜、阿佛洛狄忒(维纳斯)，争“金苹果”(上刻“献给最美女神”)，宙斯将裁断权给人间最美男子——特洛伊王子帕里斯。赫拉许诺，给权势；雅典娜许诺，给智慧和勇毅；阿佛洛狄忒许诺，给最美女人——海伦，即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之妻。帕里斯爱美女，遂将金苹果指给阿佛洛狄忒。赫拉、雅典娜大怒，决定报复。后来，帕里斯诱拐海伦，挑起希腊诸邦和特洛伊之间的战争。战争漫长，十年。赫拉、雅典娜帮希腊；阿瑞斯、阿佛洛狄忒帮特洛伊；宙斯、阿波罗中立。

纯粹人间的战争。如塔索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，以11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。掺杂有神明、巫师的因子，但基本上还是人间的战争。塔索超越宗教偏见，塑造的英雄，交战双方皆有。十字军骑士，坦克雷德、里纳尔多等，骁勇善战，并最终占领耶路撒冷。但阿拉丁、阿尔冈特、克洛琳达等伊斯兰教战士亦视死如归，顽强抗敌。哀愁，忧郁，死亡，胜利，是塔索史诗的基调。

歌德剧本《塔索》，拜伦长诗《塔索的悲叹》，李斯特交响诗《塔索》，皆献给这位不朽诗人。

荷马，国人读过的不多，但应该晓得；塔索，只怕闻所未闻，李斯特尊他为“烈士和诗人”。

战士和诗人，是对男人的最高赞誉。三国中，唯曹操配享之。

两宋之际的辛弃疾也算一个。曹、辛，英雄中的诗人。

以上，皆史诗。叙事诗，长诗。《三国》，写的是人间的战争，小说体。

3

中国是诗国，却不产史诗。《诗经》中最长的诗（《七月》），屈子的《离骚》，在《埃达》面前都是短诗。冰岛人口，三十多万，不及中国一个县。

印度两大史诗，《魔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，前者二十万行，后者十万八千行，皆有中译本。

最长的史诗是《格萨尔》，藏人集体创作。被称为“东方的荷马史诗”。一百多万行，比荷马史诗（两万多行）长得太多。

若只是篇幅长，有什么出息。

《埃达》和荷马史诗，西方文学艺术的源头，后人取之不竭，代代开花结果。

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，印度人懂，外人不感兴趣。《格萨尔》，很多中国人只怕从未听说过。

史诗，篇幅足够长，才显得厚重、壮阔。可是，太冗长，难以保持均衡的艺术性。是个困境。

中国不出史诗，但有独特的文学成就。

木心说，假如只能取其一，我宁要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不要荷马史诗。“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《诗经》，可惜外文无法翻译。”

4

史诗，离不开英雄的爱情。情节的设定，最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。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：特洛伊战争因争夺美女海伦开战。

当长裙曳地、风情万种的海伦登上城头观战，特洛伊长老们一见，惊为天人。这仗值得一打。

好一位标致的美人！难怪，为了她，特洛伊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经年奋战，含辛茹苦——谁能责备他们呢？

她的长相太像不死的女神，简直像极了！

——《伊利亚特》第3卷

帕里斯，俊美小帅哥，并非大英雄。大英雄，特洛伊一方是赫克托尔，希腊一方是阿喀琉斯。不同于女人，男人只是长得帅，没用。我不喜帕里斯。

我来要重新设计故事。海伦的初恋是阿喀琉斯，有情人未成眷属。海伦被迫下嫁斯巴达王，郁郁寡欢，爱上访问斯巴达的赫克托尔。赫克托尔有胆有识，还具备政治理性。海伦毅然献身，随之私奔。

5

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。十字军骑士坦克雷德，与伊斯兰

教女战士克洛琳达一见钟情。一次夜战，误伤克洛琳达。死前，向骑士倾诉爱情。

她的最后表白是心灵的新生
信仰、怜悯和希望的回归
这是上帝给她的启示
生前无法回应，死后将永远忠贞

而另一伊斯兰教女战士，埃尔米尼亚，也爱坦克雷德，明知得不到回报，仍冒险潜入敌营，探望负伤的心上人。

6

《红楼梦》，描写爱情，不描写战争。《三国》，描写战争，不描写爱情。

托尔斯泰《战争与和平》：战争，爱情，社会，家庭，风景，大段史论，细微心理……真是一个都不能少，完美的史诗式小说。

《红楼梦》，贾宝玉，多情的公子，谈不上英雄。《三国》，曹操，被刻画成奸雄。关羽、张飞，只是猛将，杀杀杀，直至死。

而《战争与和平》中的安德烈公爵，冷峻面容下是一颗火热的心。真正的贵族，沉静深思，勇敢坚毅。

相比于林黛玉，娜塔莎热情、丰富、饱满，也更符合人性。托尔斯泰是以画拿破仑的笔法画娜塔莎。

相比于貂蝉，娜塔莎任性、自我、自主。对她犯的错，恨不起来。貂蝉只是男人世界的从属物、牺牲品，简直一个仁义的女夫子。

（让我写貂蝉——年方二八，蕙心兰质。名为王允之歌妓，实供其泄欲。作王允的政治工具，实属被逼无奈。王允欲施连环计，恰为她提供挣脱机会。她暗暗发誓报仇。董卓死，跟吕布。心里看不起王、董、吕诸人。吕死后，跟曹操，觅得真爱。后生一女，有蔡琰之才，嫁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。）

黛玉的尖酸刻薄，让人受不了。貂蝉的自我牺牲，让人感觉太虚伪。

黛玉、貂蝉，属于中国。娜塔莎，属于世界。

这样说，并非崇洋贬中，而是通过比较，发现自身的短处。

《战争与和平》就没有缺点吗？有！史论太笨重，对拿破仑也成见太深。托尔斯泰谈理论，一团糟。写小说，有如神助。

其实，我们眼里，应该只有艺术，不分国别。

7

莫言小说，有史诗气魄。他最好的小说是《红高粱》《檀香刑》《丰乳肥臀》，《蛙》只能算二流。

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，对得起诺奖。诺奖已至少错过两位中国作家：鲁迅、木心。不是鲁迅、木心的遗憾，是诺奖的遗憾。

莫言，是小说家写小说，长篇居多。

鲁迅、木心，是诗人写小说，浓浓的诗意。木心小说《五

更转曲》，题材是战争。文字简到不能再简，只有木心写得出。用诗的笔法写小说，很难写成长篇。

木心写战争的诗，倒有不少，《战争第一夜》《黑海》《1914》等。当然，距离史诗尚远。

我敬重莫言，正因他写战争与爱情。魔幻现实主义之类，只是技法，只是表面。《红高粱》，写民国抗日；《檀香刑》，写晚清反帝；《丰乳肥臀》，写整个20世纪。

他笔下的战争，基本上是侧面的，不是战场长镜头。《檀香刑》第十三章“破城”，还算细腻，但分量还是轻。

《三国》写战争、战场，笔法显得粗疏。只见统帅、将军以及权谋的运用，不见普通士兵的身影。将士们的军营生活、人际关系、心理活动，完全缺失。当然，更不可能有爱情发生。

战争，还是应正面写。大规模会战，如临其境。或畅快淋漓，或焦躁忧惧。像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西线无战事》那样，才叫好。莫言当过兵，但没上过战场，这是他的局限。托尔斯泰，曾服兵役五年，亲历克里木战争。雷马克，参加过一战，多次负伤。

阅历不足，只能靠想象力弥补。但战场经历，很难凭空想象。据说，战场回来的人，不愿谈战争，太残酷。若能写下来，真艺术，猛士也！

鲁迅：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

生活与艺术经常存在悖论。照我看，诗人、艺术家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天才，就要珍惜生命，不上战场，不做无谓的牺牲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爆发。莫奈、毕沙罗，逃兵役，去伦敦。他